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二十一卷

希望过了1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60—62  
辑

# 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一  
版）

合订本 第二十一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003

◎ 黄则民

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014

◎ 黄绍竑

我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048

◎ 何思源

我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一段经历/058

◎ 张伯权

参加“接收”长春、吉林的经过/063

◎ 尚传道

由新疆护送中共人员回延安的经过/074

◎ 余湛邦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081

◎ 罗方中

国民党东京支部的左右派斗争/090

◎ 张天放 濮清泉

黄埔军校“清党”回忆/103

◎ 方鼎英

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110

◎ 程思远

出使苏联的回忆/120

◎ 邵力子

## 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129

◎ 刘泽荣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155**

◎ 许德珩

“五四”运动预备时期——“五四”的行动时  
期——“五四”运动以后——结束语

**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78**

◎ 罗章龙

**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186**

◎ 俞 劲

**天安门前的爱国斗争/188**

◎ 黄勳志

**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193**

◎ 高一涵

**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若干团体/197**

◎ 范体仁

**新潮社的始末/207**

◎ 李小峰

**新中学会纪要/238**

◎ 杨扶青 李 峰 张芥尘 于树德

**“五四”时期的陈望道同志/244**

◎ 邓明以

**我所知道的觉悟社/250**

◎ 谌小岑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经历片断/263

◎ 卢松泉

天津商界两次罢市纪要/266

◎ 夏琴西

对“五四”时期济南学生运动的回忆/271

◎ 石愚山

广州学生“五四”运动记/279

◎ 邓曾骧

“五四”运动在桂林/285

◎ 李文钊

回忆商务印书馆/289

◎ 胡愈之

我和北大/300

◎ 沈尹默

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313

◎ 晏道刚

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342

◎ 魏鉴贤

何键部阻截红军长征的回忆/352

◎ 李 觉

桂北堵截红军记/363

◎ 张文鸿

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366

◎ 王家烈

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373

◎ 侯汉佑

柏辉章部在娄山关的溃败/379

◎ 刘鹤鸣

刘湘部在川黔滇边防堵红军的经过/382

◎ 四川政协文史研委会军事史料编写组

红军过黔时蒋介石在贵阳的狼狈相/392

◎ 王天锡

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395

◎ 孙 渡

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406

◎ 张伯言 杨学端 朱戒吾 张怀猷

胡宗南部在毛儿盖被歼记/426

◎ 李日基

胡宗南率部在川北阻截红军的经过/430

◎ 范汉杰

鲁大昌部在腊子口的溃败/435

◎ 张觉僧

东北军一一〇师劳山就歼亲历记/438

◎ 周祖尧

东北军骑兵师吴起镇被歼目睹记/441

◎ 马培清

东北军一〇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444

◎ 沈叔明 王肇治 邱立亭 唐振海

## 附 注

---

对《随薛岳所部追堵红军长征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71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十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 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

◎ 黄则民

柳直荀，湖南省长沙县东乡人。我们两家住得不远，但平时接触不多。直到1926年秋，在筹备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工作中，我与他有一段较长时期的共事，对他有比较深的认识。兹就回忆所及，记其当时较为突出数事，作为烈士生平革命事迹的补充。惟事隔多年，或有遗漏之处，希望读者加以指正。

### 一、积极组织农民，湖南农协成立

柳直荀烈士，湖南雅礼大学毕业后，即任协均中学校长，他参加社会上群众运动不少，我知道的最详细部分，是从筹备湖南各县农民协会开始的。

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在1923年毛主席领导韶山农民作抗租斗争起才有萌芽。起初只在接近铁路、矿山和大工厂以及有地下党和工会组织的地方，才有小规模的组织，仅作些减租、平粜和清算积谷零星斗争，后才逐渐发展（长沙、株洲、铜官、水口山等处，都是党直接领导或由工会领导）。1924年湖南区党委选送一批优秀青年工人和学生20余人去广东参加毛主席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毕业回来，分配在湘江流域、粤汉铁路干线，以及湘中、湘南重要县市作农民运动特派员，并且以长沙为中心陆续组织农民协会，配合各地工会，在1926年驱赵（恒惕）、驱叶（开鑫）以及迎接北伐军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组织并没有公开。

同年7月，北伐军到达长沙，长沙县农民协会首先公开，并临时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这时全省各地农民因北伐胜利，纷起组织农民协会，当时在北伐前线，如协助运输等繁重任务，还需农民担负，于是由国民党省



党部和湖南省政府决定成立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并在小东街旧道署设立筹备处，派易礼容（易系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员兼农民部长，又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农民部长，代表省党部）、柳直荀（柳系当时湖南省政府委员，代表省政府）、黄则民（黄系当时长沙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代表农民协会）等11人为筹备委员，易礼容担任委员长，柳担任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当时易礼容同志党内外兼职很多，忙不过来，除出席筹备会议常会和解决带政策性与原则性的问题外，其日常具体会务，差不多都由直荀同志全权处理。当时还处于革命高潮时期，新建立的机构，有如雨后春笋，到处需要干部，省农协筹备会办事人员除直荀同志外，还有李翔、韩伟等，连同干事、文书总共不到10人。而会外的活动特别多，会内正是发展组织时期，外县来省汇报的，请求的，络绎不绝，应接不暇。这些工作，差不多都是直荀同志独任其劳，经常连饭都忙误了，只好买些烧饼、面条充饥；晚上也经常是三更以后休息，有时就在竹床或乒乓球台上和衣假寐，以待天明。省农协筹备会足足忙了三个多月，湖南全省75县已有40县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也有130余万人，有县农协组织的县份，都选举出席全省农协代表大会的代表，共计170余人。

这年12月1日，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与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开幕了，直荀同志被推选为大会秘书处主任，既要参加正式会议，又要处理大会期间一切大小事务，繁忙的程度是不难想见的。大会开了一个月，直荀同志没有回过一次家。领导全省农民运动的湖南省农民协会终于在1927年1月1日正式成立了。易礼容和柳直荀同志等被选为省农协委员，易仍为委员长，柳为秘书长。

## 二、改组团防局，斗争“罗督办”

在全省农民协会筹备以后，与发展组织同样重要的是消灭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问题。因为那时的地主武装团防局，是发展组织的唯一阻力和障碍。

1922年，赵恒惕任湖南省长时，将湖南原有地方部队十个军区编制，改编成为四个省防师，其中第三路司令罗先闾（号定安）因年纪老迈，兵力薄弱，致被编余。赵仍巧立全省清乡督办名义，安插了这位编余的老军阀。所谓清乡，就是镇压工人、农民和一切革命进步人士，而这个督办所指挥的兵力，就是各县的团防局部队。

罗先闾是长沙东乡高桥人，老家与直荀同志老家相距咫尺。罗于前清光绪年间，在巡防营当炊事员，混了40多年，由小兵当到军区司令，够得上道地的“兵油子”；这时他已60多岁，平日刮了不少的金钱，在长沙

水陆洲建造了名叫橘园的洋楼，到头来还给他安置一个“督办”名义的高官，他也就落得交出兵权，堂哉皇哉做起督办来了。督办公署临时设在小吴门的曾国藩的祠堂东庑小角落内。他名义上虽说指挥湖南全省75县团防局，但当时的团防，都是县自为政的，实际上除长沙县团防局他可以指挥外，外县他是管不到的。因此长沙团防局也就附设在这个“督办公署”内，门口悬了两套虎头牌，倒也像个衙门。那时团防局是长沙大劣绅萧岂安的大儿子萧蔚云把持着，萧岂安和罗先闾是邻居，所以罗和萧勾结得很紧。而清乡督办的经费，又系在团防亩捐项下开支，他们在经济上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狼狈为奸，在赵恒惕时期作威作福地搞了4年。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克长沙，赶走了赵恒惕的走狗叶开鑫，“赵家省宪”设立的机关都换上国民政府规定的省政府机关；赵恒惕的一班喽啰，也都树倒猢猻散了，可是这清乡督办公署，却依然存在，这位“罗督办”还照常来点卯办公。当时一般人以为北伐军事紧急，无暇顾及，也就没有注意到管它。直到9月省农协筹备处成立后，经易礼容、柳直荀同志分别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提议撤销清乡督办、接收团防局，得到通过；省府才有命令：团防局由县政府督同移交县农民协会接收。这个命令由省农协筹委转到长沙县农协后，经委员长陈伏泉向直荀同志请示，即同我去长沙县政府同县长彭斟雉商洽，那时的县政府和革命团体是貌合神离，彭又极为圆滑，推说：“县团防局非县府直接机关，未便直接督同移交，此案已将情况报省；好在明日县府召开秋征会议（即开会宣布征收1926年下忙钱粮），全县在省士绅，均被邀请，罗萧二人必到，我可代表县府提出省令，请二位直接向罗、萧交涉。”次日，长沙全县都、团总和著名的土豪劣绅，果然群集，罗、萧也到会。彭县长将秋征办法公布后，旋即念读省府指令督同移交团防总局文件。罗闻令勃然大怒，声称：“我的清乡督办，是唐孟潇（即唐生智）当面委托我办下的；前次蒋总司令在长沙时，特别请我吃饭，说正规军队正在北伐，后方治安，全靠团防维持，要我像广东第五军一样，保卫地方，并再三留我仍当清乡督办，全国的总司令和全省的主席都亲自挽留我，谁敢要我移交！我罗某下自火夫，上至司令，带了40年的兵，什么场合没见过，什么人物没见过，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蒋介石，谁不尊敬我，要我移交，说得好轻松！”并指着彭斟雉和我们说：“彭县长，这桩事你管不着！谁想接收团防局，有胆子的到我督办公署来。”随拉着萧蔚云说：“蔚云，走！不要理会这些毛头小子！”径自扬长而去，那种飞扬跋扈的态度实在令人气愤。这次到会的，几乎是集土豪劣绅之大成，都是反对农民运动的。对罗这种情况，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竟冷语嘲笑：“罗督办有枪杆



子势力，靠背硬扎，这回农会碰了硬对头，总不能把他当做土豪劣绅打倒吧！”大有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的态势。

这次接收既无结果，陈伏泉同志和我立即去省农协汇报，其时正值省农协开筹委例会，有的认为：“令出省府，罗既藐视省令，应呈拟省府办理。”直荀同志不同意此意见，坚决认为：“省府命令我们接收，我们接不下来，表现我们无能；罗既要我们去督办署接收，我们不去，更是表示软怯；且党对消灭地主武装非常重视，只有趁热打铁，决不能抹角转弯。”并自告奋勇亲身出马，会议一致同意。恰好第三天是长沙市民举行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祝捷大会，有广大群众游行，直荀同志指定这天为接收日期，令文书发函通知罗、萧；同时拟定了几个口号：撤销清乡督办公署，接收团防总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旧军阀。通知参加游行的农民队伍在小吴门一带高呼示威。布置既定，在约定的那天上午9时，直荀同志仍偕陈伏泉同志和我按时前往。督办公署门卫荷枪实弹，罗亦全副武装先至。直荀同志和罗本系旧识，见面并未寒暄，侃侃直述来意，并出示省令，问罗如何移交？但罗仍顽固到底，厉声指责直荀同志：“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你这小辈，何得无状！”直荀同志当亦针锋相对：“朝廷不论父子，只有公事公办，我是省政府委员，现在代表省府要你办移交，不知其他！”僵持半日，罗最后声言：“省政府主席是唐孟潇，我是唐亲口委的，要我办移交除非有唐孟潇亲笔书信，否则莫想。”恰好这时千余郊区农民游行队伍已至门外，高呼口号，声震屋瓦，同时其他各界游行队伍亦相率结集，齐呼“打倒军阀罗先闯！”以助声威。此时，内有直荀同志义正词严的谴责，外有千万群众浩大声势的压力，罗即形色仓皇，狼狈离座。旋由其副官某诡称：罗突患心症，业已回家就医，团防局移交，改日约期进行云云。我们已看出罗的色厉内荏情况，也就奏凯而归。中共湖南省委接到直荀同志的汇报后，召集过一次会议，讨论关于建立农民武装专案，夏曦、郭亮、王则鸣（党内武装部长）、易礼容、柳直荀等，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一致认为消灭地主武装建立工农自卫武装是党的重要政策，此事刻不容缓；长沙为全省政治中心，为外县观瞻所系，必须造成先声夺人的影响。当时决定两项办法：一、掌握亩捐，一方面停发旧团防局经费，一方面实行专款专用，呈请省府从本届秋征开始所有团防附加一律拨归全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作为建立工农武装基金，这项由工农两会负责进行；二、瓦解长沙团防局基层组织，这项由直荀同志督促长沙县农协立即执行。原来长沙县的团防共有六个联防大队，一个独立分队，共计团丁约600名，拥有枪械1000余支，我们早已摸清底细，掌握情况，并与各大队长（第四大队何迈前除外）都有联系。直荀同志将党的瓦解基层计划一传达，长沙县农协的负责人陈伏泉、黄则民、朱友富、易子义、龚泽湘等

立即分途下乡策动，不到10天工夫，瓦解工作胜利完成，第二、三两大队的班长还来过一次集体向团防局索饷事件。于是罗、萧等完全孤立，只好编造清册，向省农协请求点收，罗、萧本人也就销声匿迹了。长沙团防局一经接收，即将原来的联队组织分散，编入18个区农民协会，改为自卫队。随着长沙的斗争胜利，湘潭、宁乡、醴陵、湘乡、浏阳、平江等邻近各县，闻风兴起，陆续接收改编，在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全省消灭地主武装工作基本完成。

### 三、依靠农民力量，镇压恶霸叶德辉

自省农协成立以后，农民的组织高度发展，乡村对土豪劣绅的清算和斗争也就同时展开。可是地主阶级是不肯服输的，有的组织“保产会”、“保产党”和农民协会对抗；边远偏僻地区，竟利用团防攻打农民协会；有钱的地主，就逃跑上海、汉口、南昌、长沙等处，到处控告，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还恶毒地乱造谣言，说佃户不缴租谷，农民协会影响税收，并加以阻挠北伐的罪名。最初农民把这些反动派拘送县府，但那时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同一鼻孔出气的，县府却推托“事出无因”或“于法无据”，不肯收押。于是农民只好采用原始惩治坏人的办法，给以戴高帽子游乡，或者罚款处分，而县府反向省府指控农民协会“私设公堂”，“滥用刑罚”，这种湮没真理，淆乱社会听闻的事件，当时屡见不鲜。

这时毛泽东同志正代表中央来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亲自考察了长沙附近五县，完全明白这是土豪劣绅兴风作浪，造谣诬蔑，指示工农运动负责同志采取措施，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由省农民协会和全省总工会联衔呈请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此案于1927年2月即被批准成立。省特别法庭是由政府代表二人，国民党部代表二人，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教职员联合会、省商民协会等机构代表各一人联合组成，由郭亮、夏曦、易礼容、柳直荀、凌炳等任主席团，负共同审判责任。紧接着又由政府颁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惩治贪官污吏条例，作为特别法庭的法律根据。随后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县法庭。

省特别法庭成立后，第一个镇压的就是湖南省著名的“文妖”叶德辉。

叶德辉是清代的进士，会做几句骈体文字，因为满脸长着铁屎麻子，人家都叫他叶大麻子。清朝末年曾做过几任大官，戊戌政变时，他是维新派谭嗣同的对头；辛亥革命时丢了官，因此他非常痛恨革命党，反对一切进步的新事物。他做官时刮了不少地皮，剩下不少的赃款。回长沙以后在



南门苏家巷光复里建造一座大住宅。他喜欢收藏古典书籍、古玩书画，经常巧取豪夺，买真卖假，转手渔利。他又与长沙著名劣绅王先谦、俞敦华等，假尊孔为名，把持学宫财产；而一般清朝举人、秀才等顽固分子，却趋奉他，尊之为“在野名流”，实际是头等劣绅。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他在湖南大办其筹安会，称臣劝进，张勋搞复辟时，又通电捧场。他无耻至极，得过袁、张成千上万的赏赐。直系军阀吴佩孚是秀才出身，吴在湖南驻防时，也给他巴结上了，称兄道弟，亲密异常。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又利用他与吴佩孚暗通声气，给他高等咨议的名义，送他成千上万的赃款。他大肆挥霍，宿娼狎妓，广置姬妾，编著淫书，侮辱艺人，做尽伤风败俗的事。一般人士，早已对之侧目，他却恬不知耻，自称“名士风流”。革命军北伐，蒋介石驻军长沙时，他又通过谭延闿的介绍，被蒋看中，请他吃饭，送他全身戎装照片（叶将相放大，悬挂在客厅里）。叶德辉得了这道护身符，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当湖南工农运动高涨时，他便和各处土豪劣绅紧紧勾结，经常给南昌蒋介石和武汉谭延闿写信发电报，对革命造谣污蔑，破坏不遗余力。在拘捕他前不久，负责电信局的熊亨瀚同志还截留过他诬蔑湖南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代电两件：一是致北方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等的；一是致武汉谭延闿、蒋介石等的。他还做了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猪，六畜成群。”另加：“斌尖卡愧”四字横批，咒骂农协会员是杂种畜类；领导农运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非人非鬼的痞徒。这就是当时流传叶麻子论命的“长联、横批、梗个电”的事实。

湖南省委为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决定对叶德辉这样的典型人物，采取断然措施，密令省农协将他拘捕，交特别法庭公正法。直荀等同志作了周密的布置。老奸巨猾的叶德辉早有戒备，归无定期，宿无定处。动员之夜，侦知叶宿于坡子街某老娼妇家，先由农民自卫军训练班总队长伍文生率领精壮自卫队40名潜伏苏家巷、织机巷、里仁巷、坡子街一带，然后计诱其归，伍由耕耘圃叶宅后门掩入捕获，时叶归不久，正在卧室洗脚。并由韩伟、熊志超、余集五等在其书室搜获各种反革命文件，以及与南北各军阀、反革命人物来往函电共两“护书”，厚几盈尺。人证俱获，任务完成，于是将叶解送教育会省革命法庭。时已深夜2时，郭亮和直荀同志等连夜审查证据，并赶发紧急通知，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次日10时，各界群众闻讯参加公审的达十万余人，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厅长邓寿荃，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仇鳌、李荣植、凌炳等亦来参加。主席团将叶之罪状公布后，十万群众一致主张立即枪决，并提议没收其浮财充公，此时呼声震撼全城。猖狂一时、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当众枪决，人心大快。随后赵恒惕时屠杀黄爱、庞人铨两烈士的军法处长李右文，摧残